

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

苔 丝 (下)

〔英〕托马斯·哈代◎著
吴 笛◎译

Tess of the D'urbervilles

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



苔 丝 (下)

〔英〕托马斯·哈代◎著
吴 笛◎译

Tess of the D'urbervilles

多的女人，甚至包括最高贵的女人，都曾有过自己的那份苦恼。别人对那号事都守口如瓶，你干吗要大吹大擂？哪个姑娘也不会这么傻，特别是事情过去这么久了，而且压根儿也不是你的过错。你即使问我一百遍，我的回答也还是这样。此外，我得提醒你，由于我知道你性情幼稚、心地单纯，总是存不住话，所以，你离开家门的时候，我考虑到你的利益，曾要你向我保证，绝不在言语或行动上，把那件事捅出去，你也十分郑重地向我保证过了，这一点，你必须记住。你的那个问题以及你的婚事，我还没有跟你父亲说，他大脑太简单了，要是跟他说了，他一定会到处乱嚷。

亲爱的苔丝，打起精神来吧。我们知道，你们那一带没有什么酒，而且味道也不好，所以，你们结婚时，我们打算把一大桶苹果酒送给你们。现在不多写了，代向你的未婚夫问好。

你的慈母：琼·德贝菲尔

“哦，妈妈，妈妈！”她喃喃地说。

苔丝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母亲的那种知足常乐的精神，对于别人是愁肠百结的事情，对于她则是无关痛痒的。对人生的看法，她母亲并不像她那样。那件老在心头萦绕的往事，对于她母亲来说，不过是过眼烟云。或许，不管母亲动机如何，但为她出的主意倒是言之有理的。从表面上来看，要想顾及她恋人的幸福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只字不提了。应当只字不提。

在整个世界，可以说，只有她母亲一个人有点权力来控制她的行动，现在她母亲这么一说，她的心情也就稳定多了。包袱已经卸下来了，她的

心情比前几个星期轻松多了。她答应他之后，便是十月份这一晚秋时节了。在这些日子里，她的心境非常愉快，几乎欣喜若狂，胜于她一生里的任何一个时期。

她对克莱尔的爱情，几乎没有一点世俗的成分。她极端信任他，以为他完美无瑕，凡是导师、哲学家、朋友所应有的学问，他全部知道。她觉得他身上的每一根轮廓线都表现出十足的男性美，他的灵魂是圣者的灵魂，他的智慧是先知的智慧。她对他的爱，也是一种智慧，使她得以高贵，仿佛戴了王冠。而他对她的爱呢，在她看来，是一种同情，促使她披肝沥胆、赤诚奉献。有时，他发现她那双虔敬的大眼睛深不可测地盯着他，仿佛她在眼前看见了一种永恒不朽的东西。

她把往事驱除了，踩上一脚，把它消灭了，就像一个人踩灭了闷烧着的、危险的煤块。

她不知道，像克莱尔这样的男人，爱起女人来，会爱得这么无私、豪爽、袒护。在这方面，克莱尔超出了苔丝的印象，远远超出；但是，其中精神的成分的确多于肉欲的成分，他善于控制自己，完全没有粗俗的举止。他尽管不是天性冷漠，可他也并不是性情狂热，而是光彩夺目，并不像拜伦，而更像雪莱。他能够不顾死活地去爱，但是，却特别倾向于理想的、空灵的爱，这是一种细腻讲究的情绪，宁愿委屈自己，也要保护恋人。在此之前，苔丝与男性交往的那点经历，使她苦不堪言，没想到这一回却使她喜出望外，乐不可支，因此，她一反往常对男性的愤恨，开始对克莱尔无限敬仰。

他们自然而然地接触，毫不装腔作势，她赤诚坦率，对他充分信任，绝不伪装自己想和他待在一起的愿望。在对待这一问题上，她的基本心境若是被清楚地描述出来，那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她不赞成有些女人靠躲躲闪

闪来吸引一般男人的态度，认为在互表爱情之后，像克莱尔这样完美的男人一定会讨厌这种态度，因为就其实质而论，这种态度具有矫揉造作的嫌疑。

按照乡下的风俗，订了婚的男女可以毫无拘束地在户外相互为伴，苔丝只知道这种风俗，所以她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离奇的地方，克莱尔起初觉得这样做似乎有点儿急不可待，到后来看到苔丝和其他工人们都处之坦然，所以他也不觉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了。这样，在十月里的许多美好的下午，他们总是在草地上游逛，踏着蜿蜒的小道，沿着淙淙的溪流，跨过小小的木桥，走到另外一边，然后再转回来。他们的耳际，总是回响着水堰潺潺的声音，哗哗的流水仿佛在为他们的情话伴奏似的，而太阳的光线，几乎和草地一样平行，在景致中形成一层花粉般的光辉。尽管到处都是阳光辉煌，但与此同时，他们在树荫和篱影之中，看到了蓝色的薄雾。太阳离大地非常接近了，草场又非常平坦，所以，克莱尔和苔丝的身影拉得很长，在他们面前伸出去了三四百米远，看上去好像两根很长的手指，遥遥指着绿色草场与谷边斜坡毗连的地方。

到处都有人干活，因为这是“修整”牧场的季节，也就是把供冬天灌溉之用的沟疏通，并把被牛群踩坏了的坡岸修好。一锹一锹的沃土，跟煤块一样乌黑，是过去被河水冲到这儿来的，那时候的河流像如今这整个山谷一样宽，它把过去的平原捣得粉碎，对它进行浸渍、提炼，让它变得异常肥沃富饶，所以它是土壤中的精华，正因如此，才长出了丰盛的牧草，喂出了肥壮的牲口。

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克莱尔厚着脸皮用手搂着苔丝的腰，装出一副惯于在公共场合调情的样子，其实他跟苔丝一样感到羞涩。苔丝这时张着嘴，斜眼看着干活的人们，那神色，像是一个胆怯的动物。

“你当着他们的面，承认我是你的女人，不感到丢脸吗？”她乐滋滋地说。

“哦，当然不会！”

“但是，若是传到了爱敏斯特你家里人的耳朵里，说你跟我这样一个挤奶女工形影不离……”

“一个最使人心醉神迷的挤奶女工。”

“那么，他们也许觉得这有损于他们的尊严。”

“我亲爱的姑娘，一个德伯维尔家的小姐怎么会辱没克莱尔家的尊严！你出身于这样的名门世家，正是我向他们显耀的一张王牌呢。我暂时保密，等我们结了婚，从特林厄姆牧师那儿得到了你出身的证据，再让他们大吃一惊。除此之外，我的将来同我家里人毫不相干，甚至不会影响他们外表上的生活。我们将要离开这一带地方，或许还要离开英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干吗顾及这儿的人对我们的看法？你愿意跟我走，是吧？”

她说不出别的话来，只是简单地答了一声“是的”，因为想到将作为他的亲人同他去闯世界，她顿时心潮澎湃。滚滚的情感的波涛几乎充满了她的耳朵，接着又涌进了她的眼睛。她把手搭在克莱尔的手里，手携手一起往前走，来到了一座桥头，只见桥下的水面上反射着阳光，犹如熔化的金属，使他们眼花缭乱，而太阳本身则仍藏在桥后。他们在这儿伫立不动，接着，长有软毛和翎毛的小脑袋从光洁的水面上探了出来，但是，发现烦扰它们的东西停留在此，就没有过来，又缩回到水里去了。他们在河边溜达，直到浓雾把他们团团围住。在这个季节，晚上雾来得特别早，它们像水晶一般沾在她的眼睫毛上，也沾在他的眉毛和头发上。

每逢星期天，他们逛得更晚，一直要逛到天色完全黑下来。在他们订婚后头一个星期天晚上，也有一些别的挤奶工人出外散步，因此听见了

苔丝那由于狂喜而不相连贯的冲动的话语，不过离得太远，辨不清她到底说了些什么；还发现她靠在克莱尔的手臂上往前走，由于心口欢跳，她说出的话都是一字一顿的，有时连一个字都破成几个音节；有时，她也心满意足地一声不吭，偶尔也嫣然一笑，这笑声中，仿佛翱翔着她的灵魂，这是一个女人和所爱的男人相伴时发出的笑声，而且还是从所有别的女人手中夺过来的男人，因此，她这种笑声是天地间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比拟的。那些挤奶工人还注意到，她走起路来，脚步轻快，仿佛掠过水面的若即若离的小鸟。

苔丝对克莱尔的爱情，现在已成了她血肉之躯的生命力，像一圈光环将她围绕，使她粲然生辉，过去的悲哀的阴影被照得不见踪迹，坚持对她进攻的阴郁的幽灵——怀疑、恐惧、忧郁、烦恼、羞耻——也被一一击败。她知道那些幽灵就像等在那圈光环之外的野狼，可她却有非凡的符咒把它们镇服在饥渴之中。

精神上的遗忘和智力上的记忆总是同时存在。她行走在光彩之中，但她知道，在背后，总是存在着黑暗的阴影。随着每一天的降临，它们或许退走，或许蔓延，非此即彼。

一天傍晚，别的人都出去了，苔丝和克莱尔只好留在家里看门。谈着谈着，苔丝若有所思地抬头朝他一望，遇见了他那双充满欣赏的眼睛。

“我不配你，啊，我配不上！”她大声叫喊着从小凳子上跳而起，仿佛被他的爱抚和她当时的欣喜吓坏了似的。

克莱尔只猜中了她如此激动的一小部分原因，他说：

“我不让你这么说，亲爱的苔丝！所谓身份高贵，并不是指那些毫不费力地庸俗地利用门第观念的人，而是那些真实、诚恳、公正、纯洁、可

爱、享有美名的人^①，那些像你一样的人，我的苔丝。”

她竭力不让喉咙里的抽噎表露出来。近几年来，在做礼拜的时候，正是刚才那一长串美德经常不断地折磨着她的内心，现在，他把它们列举出来，又是多么奇怪啊。

“我十六岁时，你在草地上跳舞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留下来爱我呢？你为什么不与我的小小弟弟小妹妹一起生活呢？啊，你为什么没有留下，为什么要走呀！”她边说边猛烈地揪着自己的手。

克莱尔开始安慰她，让她消除疑虑，心想，她是一个多么喜怒无常的人啊，当她把自己的幸福完全寄托在他身上的时候，他该怎样精心地爱护她啊。

“唉，我真该留下不走啊！”他说。“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后悔。假若我当时知道该有多好啊！不过，你也用不着太痛苦、太悔恨了——干吗这么悔恨呢？”

她带着女性的隐瞒实情的本能，急忙岔开了话题：

“那我就可以比现在多四年拥有你的心了。那么我就不会浪费那么多时光了，就会获取更长时间的幸福了！”

这不是一个陷于烦恼之中的水性杨花、行为老练的女人，而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姑娘，不过二十一岁，曾在未成熟的年代，像一只小鸟落进陷阱被人逮住了。为了使自己更彻底地平静下来，她从小凳子上站起身来，离开房间，走的时候，裙子把小凳子绊倒了。

他坐在壁炉旁边，金属薪架上横放着几根青的桤树枝，发出惬意的火光。树枝欢快地噼啪作响，从枝梢上还嘶嘶地冒出水泡。她返回房间时，

^① 语出《圣经·新约·腓立比书》第四章第八节。

完全恢复常态了。

“你是不是觉得你刚才有点喜怒无常，苔丝？”他风趣地说道，并为她在凳子上放了一个坐垫，自己也在她旁边的一把高背长椅上坐了下来。

“我刚想问你一句话，可你起身就跑开了。”

“是的，也许有点喜怒无常。”她低声说。接着，她突然靠近他，一手抓住他的一只手臂。“不，安琪，我并不真的那样，我是说，我生性并不喜怒无常！”为了特别证明自己，她就坐到了高背长椅上，紧靠着克莱尔，而且还把头伏在克莱尔的肩膀上。“你想问我一句什么话呀？我敢说我一定能够回答。”她恭顺地说。

“呃，你爱我，也同意嫁给我，那么就引出了第三个问题：哪一天嫁给我呀？”

“我喜欢像现在这样的生活。”

“可是，新年一开始，或者稍微晚一点，我就得考虑我自己的事业啦。我想趁我还没有被五花八门的新事情弄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得把媳妇弄到手。”

“但是，”她怯生生地说，“实事求是地讲，你先把那一切弄妥当，然后再娶媳妇，不是更好吗？不过，你走得远远的，把我丢在这儿，也让我受不了！”

“你当然受不了，而且这也不是最好的办法。因为在事业的开创阶段，我有许多地方需要你的帮助。到底什么时候结婚呀？从现在算起，再过两个星期怎么样？”

“不行，”她变得严肃起来，说，“我有许多事情得事先好好想一想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他轻轻地拉了拉她，让她贴得更近些。

现实的婚姻迫在眉睫，使她感到震惊。他们正要进一步商讨这一问题时，有四个人绕过长椅的拐角，完全出现在亮处，他们是克里克老板、克里克夫人以及两名挤奶女工。

苔丝像有弹力的皮球一样，从克莱尔身边一跳而起，站直了身子，但满脸绯红，眼睛也在炉火的光中闪闪发亮。

“我早就知道，如果我坐得离他太近，会成什么样子！”她着急地嚷着说。“我早就对自己说，一定会有人进来，撞见我们的！不过还好，我没有真正地坐到他的膝盖上，虽然看起来也许是这样！”

“好啦，屋里这么点儿光亮，你要是不告诉我们，我敢肯定，我们谁也没注意到你究竟坐在哪个地方。”老板答道。接着，他好像完全不懂男女情感似的，呆头呆脑地对他妻子说，“呃，克利斯蒂娜，从这桩事上可以看出，有些事情，别人没有想到时，不要以为人家想到了。我呀，要是她不说出来，我一点儿也想不到她坐在哪里——怎么也想不到。”

“我们很快就要结婚了。”克莱尔故作镇定地说。

“是吗？嗨，听了这话，我真高兴呐，先生。我早就想到你们会结婚的。她太好了，当挤奶女工确实是大材小用了，我第一天见到她的时候就这么说过。哪个男人得到她，哪个就算有福气。若是给农场主做太太，那更是好得没话说了，身边有了她，再也用不着受管家的气了。”

不知怎的，苔丝早就不见了。本来，听了克里克老板毫不转弯抹角的称赞，她就感到非常羞愧，接着碰见了老板身后两个姑娘的目光，就越发无地自容了。

晚饭后，她回到自己房间时，另外那三个姑娘全都来到屋里了。烛光下，每个身穿白衣的姑娘都坐在自己的床上，等候苔丝，像是一排等待复

仇的鬼魂。

但她很快发现，她们的神色中并不含有什么恶意。她们根本不觉得失去了什么，因为她们根本没指望得到什么。她们抱的是一种客观的、沉思的态度。

“他就要娶她了！”蕾蒂直勾勾地盯着苔丝，嘟哝着说。“她脸上的神气不就清楚地表明着嘛！”

“你就要嫁给他了吗？”玛莲问道。

“是的。”苔丝说。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还没定哪天呢。”

她们觉得这句话不过是含糊其词罢了。

“是的，你要嫁给他了——嫁给一位绅士！”伊丝又说了一遍。

她们三个人都好像中了魔似的，一个接一个地从自己的床上爬下来，光着脚，走到苔丝身旁，把她围了起来。蕾蒂把双手搭在苔丝的肩膀上，在伙伴出现这样的奇迹之后，她仿佛要检验一下这是不是凡胎肉身，另外两个姑娘搂着苔丝的腰，她们三个人都惊奇地打量着她。

“真像是那么一回事！我觉得简直不可思议！”伊丝说。

玛莲亲了一下苔丝。“是啊。”她把嘴唇挪开的时候，喃喃地说。

“你吻她是因为爱她，还是因为别人已经在那里吻过呢？”伊丝冷冷地对玛莲说。

“我可没想到那上面去呀。”玛莲单纯地说，“我只是觉得这一切都那么不可思议——就要成为他太太的，不是别人，偏偏是她。我不是说这不应该。我们三个人谁也不会这么说，因为我们从来也不曾想过嫁给他，不过是爱爱他罢了。而且，嫁给他的不是世界上任何别的什么人，不是体

面的大家闺秀，不是穿着绫罗绸缎的小姐，而是一个和我们差不多的挤奶女工。”

“你们肯定你们不会因此而恨我吗？”苔丝低声问道。

她们在回答之前，都穿着白睡衣，紧挨在她的身边，仿佛觉得她们眼神就是她们的回答。

“我说不上来，说不上来。”蕾蒂嘟哝着说，“我是想恨你，可是恨不起来！”

“我也是这样。”伊丝和玛莲不约而同地说，“我对她恨不起来，不知怎的，就是恨不起来！”

“他是应该在你们中间娶一个的。”苔丝低声说道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你们都比我好。”

“我们都比你好？”姑娘们慢声慢气地低声念叨着。“不，亲爱的苔丝，不是这样！”

“就是这样！”她十分冲动地反驳道。接着，她猛然推开她们的手臂，伏到抽屉橱上，歇斯底里地大哭起来，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：“哦，是这样，是这样！”

既然眼泪一发不可收拾，索性哭个痛快。

“他本该在你们中间挑选一个呀！”她哭着说。“我觉得，哪怕是现在，我也应该要他娶你们！你们对于他更为合适……哦，我到底在说些什么呀！哦！哦！”

她们走到她的身边，把她抱住，但她的哽咽仍然撕裂着她的全身。

“弄点水来。”玛莲说，“我们搅得她心烦意乱了，可怜的人儿，可怜的人儿！”

她们把她轻轻地扶到床前，还热烈地亲吻了她。

“你对他最合适，”玛莲说，“你比我们更体面，也更有教养，特别是自从他教你以来，你懂了那么多学问。不过即使这样，你也应该感到骄傲。我敢说，你也一定感到骄傲。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，”她说，“我干吗要哭呢？真不好意思！”

她们全都上了床以后，蜡烛也灭了，玛莲凑过去对她说：

“苔丝，你当了他太太以后，还会想到我们吗？还会想到我们怎样跟你说我们也爱他吗？还会想到我们怎样不愿对你怨恨吗？我们没有怨恨你，也恨不起来，因为你是他的意中人，而我们压根儿就没指望过被他看中。”

她们并不知道，苔丝听了这番话，辛酸、悲痛的泪珠儿又止不住滚滚而下，刷刷地淌到了枕头上。她肝肠欲断，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把自己的全部身世向克莱尔和盘托出，这会儿也顾不着母亲是怎么告诫的了，让母亲去说她是个傻瓜好啦，她所依恋的、维系着整个生命的克莱尔若是看不起她，就让他看不起吧，反正她不愿保持沉默了，如果继续那样，就可以说是欺骗克莱尔了，而且，对这几个姑娘也似乎是一种罪过了。



第三十二章

在这种悔恨的情绪下，苔丝定不下结婚的日子。虽然克莱尔在这些诱人的时光里多次问过她，可是，到了十一月月初，喜日子还是一拖再拖，无法确定。苔丝仿佛愿意永远处在订婚阶段，一切都保持订婚时的状态。

草场上的景色正处于变幻之中，不过在挤奶之前的下午时分，天气仍很暖和，还可以在草场上闲逛一会儿，而且，在一年中的这个时节，奶牛场上的活儿已经不忙，有时间闲逛了。朝太阳那个方向的潮湿的草地望去，可见一片细细的游丝，在阳光中闪烁，就像海面上的月光，随着涟漪颤动。一只只渺小的蚊虫，好像全然不知自己短暂的荣耀，也冒冒失失地飞进了这道亮光之中，也在其中闪烁，仿佛身上带着火似的，然后，它们穿过那道发光的游丝，完全消失不见了。每当看到这些景物，克莱尔总是

提醒苔丝：结婚的事还是遥遥无期呢。

要么他就在晚上对她追问。这些日子里，克里克太太时常在晚上编派一些差事，吩咐苔丝去做，以便给克莱尔提供陪伴她的机会。这些差事，多半是去谷外山坡上的农舍，打听一下安排在干草院里的母牛快要生产前的有关情形。因为在一年中的这个季节里，正是母牛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。每天都有一批一批的母牛，被送到“妇产医院”，靠吃干草为生，直到生出小牛。小牛出生之后，一旦能够走路，母牛小牛就一起赶回奶牛场。小牛没卖之前，有段时间当然没有多少奶可挤，但是，一旦小牛卖掉了，挤奶女工又得像往常一样干活了。

有一天晚上，他们摸黑返回时，来到了一个高耸于一片平原的沙石峭壁上，驻步倾听。下方，河溪里的水都涨得很高了，有的哗哗地漫过了河坝，有的在渠道里发出叮咚的颤音，就连最小的冲沟里也是满满的水。哪儿都没有近路可抄，步行的人只好走固定的大路。从下面整片黑沉沉的山谷中，传来多种多样的声音，他们仿佛觉得下方有一座人口众多的城市，不断地发出熙来攘往的喧嚷。

“你听，好像是人山人海呢，”苔丝说，“好像是在市场上召开市民大会呢，争论的、劝说的、吵闹的、哭泣的、呻吟的、祈求的、诅咒的，混成了一片。”

克莱尔并没有特别地留意。

“亲爱的，今天克里克同你提起过吗？冬天里，他的奶牛场上不需要多少人手了。”

“没有提过呀。”

“母牛很快就要不出奶了。”

“是的，昨天，有六七头牛送到干草院去了，前天还送了三头，差

不多有二十头在喂干草了。哦，老板不需要我替他照看下小牛的事了，对吧？唉，这儿不再要我了！而我还一直干得那么卖劲……”

“克里克并没有明确地说他不要你了。不过，他知道我俩之间的关系，所以非常客气、非常尊敬地对我说，他猜想，我在圣诞节离开这儿的时候，一定会把你带走。我问他，你若是走了，他该怎么办，于是他回答说，实际上，一年里的这个时候，他用不着多少女工了。我想，我感到高兴未免是罪过吧？不过，他这么一来，就迫使你对我表态了。”

“我觉得你没有什么可感到高兴的，安琪。因为即便这正好于我们有利，可是让人家不要了，总是令人伤心的。”

“好哇，这正好于我们有利——你也承认了。”他把手指头点到她的面颊上。“嗨！”他说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我都摸到一朵红晕飞上你的面颊，被我捉住了！唉，我干吗这样说笑话呀？我们不可开玩笑——人生太严峻了。”

“是的。也许我比你先明白这一点呢。”

这个时候，她正看到了人生的严峻。如果顺从于昨天晚上的情绪，怎么也不和他结婚，离开这个奶牛场，那就意味着她就得去一个陌生的地方，而且还不是奶牛场，因为快是下小牛的时节了，没人需求挤奶女工了，所以只好去什么种植场了，而且那儿再也没有像安琪·克莱尔这样的神圣人物了。想到这里，她很恨了，当然，她更恨回老家的念头。

“所以，说说正经的吧，亲爱的苔丝，”他继续说，“既然你到了圣诞节大概就得离开这儿了，那么，除了我把你带走，还有什么更理想、更方便的办法呢？再说，如果你有一点心眼的话，你总该明白，我们俩不可能永远像现在这个样子过下去呀。”

“但愿永远像现在这样。但愿永远是夏天和秋天，但愿你永远像今年夏天那样一直想着我，一直向我求婚！”

“我会永远那样。”

“哦，我知道你会的！”她大声叫道，忽然对他极端信任起来。“安琪，我会把我永远属于你的那个日子定下来的！”

于是，那天晚上，他们在摸黑归来的时候，在前后左右无数的溪水声中，终于定下了结婚的日子。

他们一回到奶牛场，就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克里克夫妇，不过要他们保守秘密，因为这一对情人谁都不愿讲究排场，谁都不愿过于声张。老板嘛，本来已考虑好不久就把苔丝打发走了，这会儿却装出非常舍不得的样子。谁再给他撤奶油呀？谁再为他把漂亮的黄油团子卖给安格堡和沙埠的主妇们呢？克里克太太祝贺苔丝终于有了归宿，并说她第一眼看到苔丝的时候，就料想到苔丝绝不会嫁给一个普普通通的乡巴佬；她说苔丝刚来的那天下午从场院走过的时候，她看到她那超群绝伦的走路姿势，就料定她是一个高贵门第的女儿。实际上，克里克太太真的记得苔丝那天走路的气势显得雅致、好看，至于说到超群绝伦嘛，也许是后来知道情况之后，她想起来加上去的。

苔丝现在恍恍惚惚、飘飘悠悠，没有什么心愿了。该说的话已经说出口了，该定的日子也已经定下来了。她生来聪明、头脑敏捷，现在却产生了听天由命的信念，和农民以及那些超然物外、只与自然现象发生联系的人们毫无二致。因此，她的恋人无论说些什么，她都不加思索地一一答应。她目前的心境就是这样。

可是，她却给母亲又写了一封信，表面上是通知结婚的日子，实际上是再次恳求她出个主意。要娶她做太太的，是一个有身份的上等人，这一